



西南遊日記九 貴州

戊寅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南丹北鄙吧歹村、易騎入重山中、漸履无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嶺、南丹下又北一里、踰石隘、是為艱坪嶺、其石嵯峨、其樹叢密、其路崎嶇、黔粵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別、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則石隘之脊、乃自東而西、度盡于巴鷲之境、而多靈大脊、猶在其東也、北下一里、就峽西行一里、有田勝、又二里、北塢始大開、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塢中、曰由夷、此中諸塢、四面皆高、不知水從何出、然由夷村南石壁下、有洞東向、細流自畦中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猶

在山東也。至此南丹差騎辭去，由夷人始許夫騎，久乃不至。促
久之，止以二夫負擔去，予獨坐其欄，以午至暮始得騎。西北二
里，至山寨，則寨人已送擔亦前去，乃由其東上崩，越脊北下，一
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崩脊，下行峽中，壑肩而峽長，南北向，
皆有脊中亘，元洩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齒如踞，橫鋒鑿鏗，莫
可投足，時已昏黑，躍馬而下，此騎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墜峽
底，踰所上數倍，始知前之肩壑長峽，猶之半山也。峽底有流，从
南脊下溢，遂滔成流，隨之西向行，共一里，有村在南山麓，擔
夫已換去，又騎而西，一里，擔夫又已去，蓋村人恐予止其家，故

急換之行，而又元騎換，騎夫不肯前，予強之暗行，西北一里有
溪，自東西橫堰其中，左右淵深，由堰上北度，馬蹄得，甚險，又
西轉，過一村，从村西而北向逾崩，始與隻担同行，暗中呼覈相
屬，不辨其為石為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勝間，五里，過一寨，
排門入，居人頗盛，一里，排門出，又行田勝中一里半，叩門入舊
司門，以內茅舍俱閉，莫能啓，久之，守一啟戶者，遂无茅无飯而
卧。
二十八日，平明起，雨霏，下令隨夫以鹽易米而炊，予以刺索
夫子南寨，下司楊國賢避不出，托與言，上司不合，不敢發，夫止

許護送者二三人送出境、余飯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
肩行李、從舊司北向逾嶺、三里、至餓鬼橋、有小水自東北注西
南、小石梁跨其上、禦人者、每、橫行其下、此、又北二里、逾為上
司界、下嶺二里、有村在西塢、路東有楓木樹對之、又東北二里、
逾嶺、在村在東塢、其前環山為壑、中窪為田、村倚東峰、有石崖
當村后、路循西嶺、與村隔壑相向、始敢對之息肩、又西北逾嶺、
二里轉而西行、峽大開、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則大
路倚之、西五里、路復西北逾嶺、蓋此大山在東北、路俱緣其西
南上、雖有升降、然皆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踰

嶺、路北有峯、廻亘層疊、儼若天盤龍髻、崖半有洞門西向、十數
家倚之、北一里、越其西嶺、北向下、西嶺者、大山分支、西突為盤
髻峯、其下橫嶺西度者也、西嶺之北、山又東西排闥、北望西界
山、一圓高挿峯頭、轟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廻倚、即上司楊柚
所托也、東界土山、即路所循而行者、五里、路與西界轟柱對、又
北二里、忽山兩大至、担夫停擔、各牽笠蔽雨、余持傘亦蔽一挑、
忽有四人、持鏢負弩、懸劍橐矢、自后奔突而至、二人趨予傘下、
一人趨碩僕傘下、一人趨一夫笠下、皆勇壯兇獍、似避雨、又似
夾持、予甚恐、問予何往、予對以都勻、問予求烟、予對以不用、久

之雨不止而勢少殺、予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為將同
往而前行者、及余行而彼至、予知必非良人、然入其叻而不下咽、
其心猶良也、一里轉西、又一里、有營當二界夾中阜上、壁壘新
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門、有土垣環遶、門內即宿舖、時雨
過街濕、余乘濕履、遂由街北轉西、有巨塘匯其內、西為築堤為
堰、甃為馳道、甚整、又北一里、直抵圍山東麓、北向入一門、有石
罅一綫、在東麓下、當其盡處、鑿孔如盂、深一尺、可貯水一斗、圍
上下人俱以盎候而杓之、蓋其水甘冽、迥異他水、余杓而嘗之、
果不虛也、由此循圍麓轉入北峽、中居人甚多、皆頭目之為

心、脊寄者、又編竹架圍于峽中、分行貯粟焉、由此峽西行、已入
圍后、有脊自西北連屬于圍、乃圍之結蒂處也、脊東峽中有洞、
倚圍中、麓門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將上圍、余問此洞深否、云
此洞不深、上遂圍半、有大淵頗深而有水、須以炬入、由下仰眺
圍上、看舍纍、惟司官所居三四層、皆以瓦覆、以堊飾、圍險而
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予乃以其人拾級上圍、其級甚大、而甃鑿開
整、竭蹶而上、共二里、折而東、有樓三楹跨路間、乃圍中之隘關
也、洞在中楹之后、前為樓所蔽、不可見、有男婦各一炊、中楹下
二人指予入、遂登圍去、予索炬于炊者、則楹後即豬欄馬踐、棧

之下洞、門北向、窪墜而下、皆汚土、上多滴瀝、不堪足、乃復出而
下、先是令一夫隨行、至脊下、不敢登、予獨上、然固上之形、可以
外瞭而見、惟此洞為樓掩、非身不至也、由舊路里許、返寓、則已
暮矣、遂食而卧、

二十九日、由上司出南門、仍渡門東小水、溯之東北行、一里、躡
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峯突兀、至此北盡、踰
脊西北行、一里、嶺頭石脊、夾成隘門、二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
轉而東北下、二里、下抵塢中、又北一里、復越土山西下脊、是為
上司獨山州界、于是下嶺循東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塢中、

為荳村、其處東西二界皆土山、中開大塢、有水自北來、界于塢
遶、荳查之東、乃西向破峽去、循東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
分二支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如了字、會于中枝山盡處、西北
者較大、路溯東北行、一里、始渡之、于中支東麓、得罈子窰村、乃
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碎石、時涸時溢、又東渡之、東北上崗
頭、一里有土環遺址、名曰閨上、无居者、又東北一里、水盡塢窮、
于是踞嶺、甚峻、三里、北踰其脊、隘中砥石如舖、兩旁有岨立
峰、是名雞公關、其脉自東獨山州西北、繞州始東南過此、又東南度
六寨之東而下、蠻王峰者也、脊西南水下、荳查而入都泥、脊東

北來、由合江州下荔枝而入龍江、从脊東北眺、別崇山蜿蜒、列
屏於前、與此山遙對成兩界、中夾大塢、自西北向東南、下山、即
轉北行、一里、抵塢轉東、即有小水東南下、東一里、逾陟崗阜、有
溪自西北注東南水、于此復出為龍江上流矣、渡溪東上、于是
升陟坡壠、東北行塢中四里、有數家之村、在東北下、从其前、折
入西峽、北一里、過一脊、北向下崩、其下甚深、一里、抵其麓、知前
所行、在山上也、又北行塢中二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峽層山
中出、東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枝思恩者、歷石壑而渡其
北、又緣西界支隴、北三里、為羊角寨、乃蒙氏之砦也、四里、有小

水自西坡東注、涉之、二里、入獨山州之南隘門、其城無矣、一土
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屬皆土人、即苗明官多缺、以經歷
署篆、所屬皆客戶、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黃南溪也、其人家有
樓可栖、蓋是州雖无城、而夾街連屬樓房、皆用瓦蓋、無復茅欄
牛圈之陋矣、
三十日、平明飯、出獨山州北隘門、西向、循西界山、六里、有小水
亦自西坡東注、涉之、二里、北塢始開、山脊自東界西度轉南、乃
路轉東北、澗中小水北流、渡澗、循東界山峽間東上、二里、有水
溢路旁石穴間、甚冽、其修側有蒙氏修路碑、从此扳石磴東北上崩、雨大至、

四里、登崩隘、是崩由東南度西北、乃祖山、从其東北、亦裂眾支、其直東北而去者、為黎平、崖之脊、東南分支而下者、為黎波羅城之孤、西北分支而下者、度此而北、即西南走、而環于獨山之西、度雞公崩而南、為蠻王多靈之派、獨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于眾山之中、是名獨山、州之又東北行山峽間、乃下、共三里、有澗自東北走、深所以得名也、崖中、兩崖石壁甚逼、澗嵌其間、甚深、架石梁其上、為深河橋、過橋、復躋崖而上、登崩而北、有小水自東北瀉石崖而下、涉之、復升崩一里、由峽中北行、三里、乃下、東北行下壑中、有村在東、山下、由前轉西北、共二里、有溪自東北來、渡之、溯其西岸、東北踰嶺、

二里、有水自東北來、又有水自西北來、東北者較大于西北、于是陟西北水、綠中支山而上、東三里而登其崗、飯于崗上、乃下、又北逾嶺而下、夾塢中、三里、又上、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之小溪之源也、又北踰嶺一里、下渡深壑中、有澗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向西轉、此東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嶺、共二里而上、循嶺半西南行、五里、過兔塢、西出嘉坑關、隨小水西下、由夾中行四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路側有泉湧穴出、西一里、水墜南峽去、路逾北塢上、有寨在東、嶺之崗之巔、由其西北度脊、南北有窪中墜、環勝為田、直抵其底、水俱

自底西向透石穴也、西逾崩、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稜峭、皆作
噓雲裂萼之勢、又西北下峽中、一里、轉而西、二里、出峽、是為獨
山州、與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即都司長官司于是山開南北洋、中有大溪、
自北而南、是為橫梁、循溪東轉南、一里、抵南崖、下有賣粉為
餉者、以鹽少許、易而食之、从溪南岸西行、道路開整、不復以蜀
道為苦、溪北有崇廟在高樹間、人家田隴、屢、从斷岸而出、共
六里、過塢裏村、又西三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从溪西岸南行、
半里、為印母村、由村前西轉、塢復東西開、而其村重綴崗阜、瓦
舍高聳、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五里、其水北曲、復西渡之、又北

一里、其水西出、又北渡之、从北岸懸崖西行、三里、有水自西來
會、乃麥冲河也、即溯河西行、一里、入麥冲堡南隘門而宿、是晚
雷雨大作、竟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平明起、雨漸止、飯間、聞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
須秉炬深入、中多幡蓋纓絡之物、覓主人導之、不得、曰、第往關
上、可西往也、北向出隘門、溯溪東岸行、忽石壁湧起、勢極危削、
溪漱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間、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竦、
三里、入東塢、北有小峰立路隅、當麥河南下之冲、有岩北向、曰
觀音洞、一里、曰麥冲關、問所謂桃源洞者、正在直西大峰之半、

相望不出四里外、關之東、有真武閣、南向、與觀音閣門對、乃停
行李于閣中、覓火炬于僧、將往探之、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
不遠、但溪水方漲、湍急不可渡、雖有尊者、不可為力、而况漫試
乎、余乃廢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東岸、溯之北、四里、
溪自西北山腋來、路从東北山腋上、遂與麥冲河別、當坡路潦
迹間、有泉汎、从下隘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隨指而
溷、指去而復溢成孔、乃氣機所動而水隨之、非有定穴也、一里、
轉入后峽、又一里、峽更東去、路復从北峽上、其處石嶙峋、度脊
甚隘、越隘北、下塢中、畝隴盈塢、小麥青、喬麥燕、春花翠浪、从

此遂不作粵西廡態、粵西獨不莠麥、脊東西亂水交黎、流猶俱下、麥冲
者、又東一里、轉而北、有塢東北開洋、其底甚平、犁而為田、此處已用
牛耕、不若六寨以 汲耕水耨、盈、其間、水皆从崖坡瀉下、而不
南之用概、穰矣、 見有滄澹之迹、二里、有村頗盛、倚西峰下、曰普林堡、三里、北逾
嶺而上、石峰復度峽而下、轉而東、平行石嶺間、一里、東下、盤窩
中有小石峰、員如阜、盤托而出、路从之、徑窩東北、一里、復北
向升嶺、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當為老龍幹、西自大小平棧
來、東過谷蒙包陽之間、又東過此、東南抵獨山州北、又東為黎
平、崖之脊、東抵興安、南轉分水龍王廟者也、越脊北下、峽壁

甚隘、一里、下行峽中、有水透西南峽來入、北隨峽去、渡之、傍澗
西涯行、有岐路、溯水西南峽、則包陽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
隨水東北行峽中、五里、折而東、其峽漸闊、有村在南山間、曰下
石堡、又北二里、過一巨石橋、澗从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路
別之、東北逾嶺、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嶺下、則東南山塢大開、大
溪自西北破峽出、湯、東出、是曰大馬尾河、以暴漲難渡、由溪
南循山東北行、一里、東抵堡前、觀諸渡者、水湧平胸、不勝望洋
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泗水而渡、从北岸東向行、水从東南峽去、
別之、乃東北逾嶺而下、一里、東渡小馬尾河、復東北升嶺、一里、

越嶺脊東下、一里、出山峽、山乃大開、成南北塢、東西二界、列山
環之、大河湯、流其間、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
里、路即傍有水、自西峽東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
西來溪上、度之、从梁端循峽西入、是為胡家司、即都勻長官司
也、以名同本郡、故別以姓稱、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黃家司、
乃其副也、北行田勝間、五里、度西橋、一里、入小西門、是為都勻
郡城、宿逆旅主人家、沈姓、江西人
初二日、作書投都勻四尊張、勉行、四川人乃散步、東入郡堂、乃西
向嶙者、又東上東山麓、謁聖廟、見有讀書廡東者、問南臯鄒總

憲成都時遺迹、曰、有書院在東門內、問郡志、其友歸取以示、甚畧而不詳、即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并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載郡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門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壘石為九門、甚整、橫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勻郡城、東倚東山、西瞰大溪、有高崗、自東山西盤、而下臨溪、塹、溪自北來、西轉而環其東、城圓亘崗上、南北各一門、西有大小二門、東門偏于山之南、城后環東山之巔、其上有樓、可以舒眺、

郡西對蟒山、為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廟俱向之、其南峰旁、有梵宇在其上、須拾級五里而上、兩作、不及登、謂之蟒者、以峯頭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為龍山、

九龍洞、在城東十里、按一統志、有都勻洞、在都勻長官東一里、前門北向、后門南向、當即此洞、今志稱為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東、一在城西、為之憤、

水府廟、在城北夢過山、大溪南下橫其前、一小溪自蟒山北直東來、下有白衣閣倚崖、懸危壁上、凭臨不測、上有梵音洞、門西向、洞无他致、止云、其中石佛自土中出者也、

初二日、自都匀起身、至文德宿、
 初四日、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日、十里、麻哈大堡、二里、乾坝哨、又五里、平越衛、
 初六日、歇平越、
 初七日、宿店、
 初八日、雇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日、新添飯、至楊寮宿、
 初十日、龍里歇、
 十一日、十里、至鼓角、十八里、至貴州、

十二日、止貴州、遊古佛洞、
 十三日、止貴州、寓吳家、
 十四日、飯于吳家、出司南門、度西溪橋、西向行、一里、有溪自西
 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橋、下水、東注入
 湧流、兩崖石間、衝突甚急、南來大溪所不及也、度橋、溯南來大
 溪、西二里、一山南橫、如列屏于前、大溪由其東腋北出、路从其
 西腋南進、行峽間、二里、歷東山之嘴、曰吧堰塘、其西南有二峰
 駢起、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又三里、過雙駢、東麓而出、其麓漸
 開、溪殺遙沸、東望屏列之山、南迸成峽、溪形復自南來、搗峽去、

即出其東出此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溪沿東界峰麓、溯行而猶未覩面耳、南二里、始見東溪汪然、有村在東峰之下、曰水邊寨、三里、曰大水溝、有一二家居路側、前有樹、可憇焉、又南、漸深土阜、遂東與大溪隔、已從嶺上平行、一里、北望雙駢、又三分成筆架形矣、行土山峽中五里、出峽、折而東、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轉、抵東峰下、折而北、有九鞏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為華狔狔橋、乃飯于橋南舖肆中、遂南向循東峰之西而行、皆從土坡升陟、路坦而寬、九里、見路出中崗、路東水、既東北墜、峽下、路西水、復西北注坑去、心異之、上崗頭、則路東密

箐廻環、有一家當其中、其門西臨大道、有一二叢石畔、因倚杖同憇、則此崗已為南北分水之脊矣、蓋東西界、俱層峰排闥、而此崗中橫、其間為過脉、不大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獨木嶺、或云頭目嶺、從嶺南下、依東界石山行、五里、復升土嶺、轉東南、嶺頭有一窪中墜、從其東南向而下一里、有溪自西北峽中去、至此東折、有石梁跨之、為青崖橋、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乃南注、望去、經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于是又出嶺、度橋、南一里、入青崖城之北門、其城新建、舊紆而東、今折其東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頗瓦樓闌、闐焉、是日晴霽、竟日、夜月

復皎、十五日、昧爽、出青崖南門、由岐西向入山門、峽、五里、折而西南、歷坡阜、六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翁樓、木樹叢密、小水南流、从西入山峽、西山密樹深箐、遂西北入峽、三里、乃西上陟嶺、一里、逾嶺西下、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三里、有澗自西北峽來、橫木橋于上、其水南流、路西度之、復北上嶺、二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隨現隨伏、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窪、犁牛為田、而中不見水、西二里、抵西脊、東復有泉淙淙、亦隨現隨伏、蓋此中南北二界皆穹峰、而東西各亘橫脊、中水俱

中墜、不見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澗、越西脊而下、西北三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穀淙淙、成澗、想透穴而出者、四里、轉而西、又四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馬鈴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溪、从之西、二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于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西二里、為水車壩、北有土司盧姓、依廬北峰下、壩南有塲在阜間、川人結茅場側、為居停焉、壩乃自然石灘橫截、澗水飛突其上、而上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廣順來、廣順即金筑安撫司、乃萬曆二

十五年改為州、添設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為廣順州道、由溪南岸逾嶺上、為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為定番州道、乃飯于川入旅肆、送火錢、辭不受、遂西一里、逾嶺、行嶺夾中、一里、循南山轉、一東入峽、半里、窮、峽乃東南、扳隘上、其隘蘿木蒙密、石骨逼仄、一里、逾其上、又下、截壑而過、東南上、其嶺大石密叢、更甚、踰嶺南下、隨塢南五里、是為八壘、其中東西界山、南北成壑、亦有溪、坎墜成智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抵壑南、有峰橫截壑口、西駢如闕、東聯成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逾其脊、是為永豐莊北嶺、即白雲山西南度脊也、南下山、又成東西塢、有村在南山下、與大

嶺對、是為永豐莊、从塢中東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北向而登、一里、折而西北、密樹深箐、石級迤邐、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為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為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架閣前后二重、有泉一坎、有後閣、前楹下、是為跪杓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伏杓、故名曰跪、云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隻金鯉出、沒去、由閣西又北上、為流米洞、懸山頂危崖間、門南向、深一丈、後有石龕、可傍為榻、其右有小穴、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峽高、透、上透明窓、中架橫板、為建文帝所遺者、

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臨諸峰，翠浪千層，環擁迴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祀建文帝遺像，乃巡方有使胡平運所建。前瞰遙山，右翼未洞，而不掩洞門。其后即山之絕頂，逾而北，開坪甚廣，皆層篁聳木，虧蔽日月，列徑分區，結靜廬數處。而南京井當其中，石脊平伏，巔頭中裂一隙，南北橫不及三尺，東西闊五尺，深一尺，南北通竅，不可測，停水其間，清冽異常，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杓之，从其側有南京僧結庐住靜，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猶仍舊也。下午抵白雲菴，主僧供食后，即導予登潛龍閣。憇流米洞，命閣中僧導余北逾脊，觀南京井、北京老

僧、迎客至，廬前執地種蔬，有蓬蒿菜、黃花滿畦、鶯粟花、殷紅千葉，簇朵甚巨而密，豐艷不減丹藥也。四望喬木環翳，如在深壑，不知在衆山之頂，幽曠交擅，亦山中一絕勝處也。對談久之，日暮乃返。

十六日曉起，雨霏，為之遲起。飯后坐小窓待霽，欲往深龍潭，零雨不休，再飯乃行。从潛龍閣踰嶺，至南京井，从岐東北入深箐中，聳木重崖，上下窈渺，穿崿透碧，非復人世。五里則西崖自峰頂下嵌，深墜成峽，中窪停水，淵然深碧，躡石脚而入，不盈不涸，真萬古潛淵，千峰閱壑也。其峽南北五丈，東西丈五，東崖低

陷空下者三丈、西崖聳、陷空下者十丈、水中深不可測、南透穴
弥深、盖穿山透腹、一峰中涵、直西南透為南京井、東南透為跪
杓泉者也、崖上喬幹密枝、漫空籠罩、翠又東北拔崖、東南度壑、
皆窈渺之極、壑東有遺茅一龕、度木橋而入、為二年前匡庐僧
往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舊徑返、深藹
間、落翠紛々、衣履沾透、再過南京井、入北僧龕、僧鑰扉往白雲、
惟雨中鶯栗、脉々對人、空山嬌艷、宛然桃花洞口逢也、還逾潛
龍閣、下菴、踰茗炙衣、晚食后、雨少霽、復令从導、由菴東登嶺角、
循之而北、一里、出其東隅、近山皆伏其下、遙山、則青崖以來自

龍里南下之支也、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三楹、
東向寥廓、室前就石為楹、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繚戶、明潔可
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下瞰箐篁叢疊、如韭畦、香々隔以懸崖、
間以坑塹、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以白雲、盖與潛龍閣后
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无他登之捷徑也、此室擴而不穢、幽
而不悶、大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栖真之勝處也、
靜主號啓本、真人與一茆同栖、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白雲之
后、共十靜庐、因安氏亂、各出山去、惟此二庐有栖者、十二旁、庐
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頂、皆中空、醞水、停而不流、又一奇

也晚返白雲

十七日晨起已霽寒稍頗甚先是重夾猶寒予以為陰風所致有日當解至是日色皎然寒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廢灯良有以也

白雲山初名螺擁山以建文帝望白雲而登為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一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螺擁而不載建文遺迹時猶諱言之也土人訛其名為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而不知其螺擁土人知白雲山而不知其即螺擁夷地无徵滄桑轉盼如此

白雲山崩西為永豐北崩即予來所逾崩也東自滇僧靜室而下即東隕頽然下對青崖皆為絕壑前與南山夾而成塢即余即東北登級處也后从山頂窮極窈渺北抵龍潭下為后塢即予來時所經崩南穴之八壘也此其近址也其遠者東抵青崖四十里西抵廣順三十里南由翁普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車壩十里

白雲山中、有玄色白色諸猿、每六、成行輪朝寺下、像僧言如止聞、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龍潭后深箐仆木間、玉簪花腴盤朶其殼、徑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坦柴、土人呼為茅束、雲南甚多

十八日晨飯一里抵山麓西又一里有教家在南麓為永豐莊白雲寺中佃戶也由其前西向尖峰峽中去是為廣順州道由其前西去南折是為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崩是為土地關先是自然為予策所從曰由廣順安順西出普定其道近而兩順之間廣順知州栢兆福欲歸臨清安順土知州近為總府禁獄中苗蠻伏莽可慮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抵普安多行十里而地僻苗馴可免意外予思由兩順亦須三日行走平壩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達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崩其崩即白雲山之西陲也一里越其北有塢東向東南界即白雲北龍潭之後西北界即南崩所環折北

而東屬于龍潭東峰之下者其中平塢一壑南北長二里水亦中窪下墜二旁多犁為田是名八壘北竟塢中乃北逾石崩一里下度獨木橋有塢東向為乾溝橫度之北上二里鑿金石坎停細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一里出峽由其北循山東轉為水車壩道由其西截直行一里有村在北山下是為谷精从村西轉又截塢而下一里轉入山峽有溪自西而北即从北轉東是水車壩之上流也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泝西來小流入其流東注南來大溪即同之直向東去路溯溪南山峽逼仄時扳石上下一

里、乃西北渡此水、从其北西向、二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綴、門南向、遂从其下西踰坳、之間石骨稜厲、逼屬南山、廻視前溪在其下、不知从何當而出、當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謂予言、此間如馬鈴堡諸水、多从山穴出、即水車壩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謂南來大溪也、逾坳西下、二里、有路交為十字、其南北皆从山崩上下、有石磴逶迤、乃廣順達貴省道也、其東西即逾岫而西下峽中者、从峽西下一里、聞水穀潺湲、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坳下、信乎即東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塢復開、有村在西山下、是為東基下寨、从其前、轉而東、則下寨山之北突也、循

之一里、又西北轉、則西界山純上寨、之中懸小支盡處、皆瓦房鱗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二里、有泉飛流注勝、腋由寨東而出、寨當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崗峻峽、寨后復環一塢、良疇層倚焉、皆此泉之所潤、而透于東岫之下者也、蜿蜒上躋者一里、从崩上復北上、逾頂者一里、下至塢中、望北峰夾立甚高、其下有塢自西北來者、即上寨后注腋之水、從水車壩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塢向東北墜者、即塢中東分之水、从華狔狔橋而北出也、其塢甚平、中犁為田、从田勝北上、又東升崩、一里、逾峰頭而飯、北望遙山、開伏數里外、石峰屏列、不能與此山並峻矣、北

下坦、二里、路分兩歧、一從東北行者、從黃泥堡天生橋而達省、
一從西北行者、為野鴨塘出平壩道、遂從西北下山、一里、抵山
下、沿陂陀西行、漸有小水、從東北去、一里、復溯水入峽、三里、復
陟嶺而上、二里、過野鴨塘、有堡十數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豬
水、直逼北山、然東西皆高、不知從何而洩、即所謂野鴨塘是也、
遠堡前西南行、一里、望西北山崖間、有洞高穹、其前隴、復有洞
伏于下、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予獨從西嶺橫陟之、二里、陟下
洞之上、隴不甚高、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復少西、下山麓、東行、
遂得下洞、門南向、門中稍窪、其左透東出、另闢一門、北向、

其后旋壑下、躡、四面寬闊、雖窪而不闇、既下、透東門而出、下從
峽中西陟上洞、門東向、前有壘石為坦、后雖中窪而下、然不
甚深、其上懸崖雖高、中為之玲瓏、乳柱之夭矯、反不若下洞也、
既出、又從峽中下、轉前隴之嘴而西、又經下洞前、則前麓皆水
草沮茹、東與野塘相連、而此即其上流也、又聞水聲潺湲、自下
洞前石根透出、歷沮洳之塢、而東、瀕于野塘也、又從西嶺一里、
仍抵路隅、呼担與碩奴、遂西緣山坳行、四望三峰攢列、外又有
峰、繞之心以為異、西一里、有寨在南山下、又遠其前、循之左轉、
一里、又逾一坳、西行峽中、其峽南北二界、排闥而前、北即所望

三峰攢列者、但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側垂、石色獨白、狀如羊、是為羊弔崖、逾塲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巒、露頂上之峰、盤穹矗豎、是為唐帽山、蓋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十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及近、而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帝先駐唐帽、後往白雲、志其言處可以避兵、亦幽閔之區矣、一里有峽南向、為豬槽堡、踰直西逾小脊而下、二里、則塲開南北、路交十字于中、乃橫截之、渡一小水、二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北三里、

又有堡在北隴上、于是循其右、復西上嶺、一里、將及嶺塲、有泉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渾而不清、逾嶺下、二里、復塲開南北、又橫截之、有澗在塲中、其水甚小、瀦而不流、似亦北去者、一里、復上嶺、南北石峰駢夾、中通一塲甚逼、一里、越塲而西、見西塲堰水陂、滿始以為東出、而寔不流之陂也、循之又西、則大塲擴然西出、陂堰橫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塲堡、乃湯吏部之佃苗也、村西平疇一塲、為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不納、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湯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一里、有石峰界平塲中、削骨擎空、亦獨秀之峭而險

者、透北峽而西、又三里、復村、得入邛之、人已開戶、逃去、又得一堡、強入其中、茅次甚陋、而卧、十九日、促苗起作飯、忽担人呼之、予心以為異、曰、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為靖州太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蓋澗、彼同數人自后至、曰、予儕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叅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予憐而納之、途中即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又遇之、遂日、來候予、願從往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无負擔、款納一人、因與之約曰、予此地尚无所用汝、然既從予、亦每日予工價一分、

若邊肩担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彼欲以二人、从、后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曰、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于慶、已請獨从、隨至麻哈、遂漸教慢、以橈傷余足、及抵貴州、早起、忽不見、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自予行蠻洞中、以數金藏蓋筒中、不意日久、為彼所窺、乃不失于蠻烟虺毒之區、而失之、就担遵途之日、徒有悵、而已、既明、担夫竊貨去、无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壩、不及十里、索價甚昂、已而竟遁去、不肯出、蓋苗習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担累之、須自負去、二里、抵九家堡、有送者、遍

求之、其語皆然、余无可奈何、飯而東、担與碩僕共攬前、行由狗
場西堡、苗截塢堰南過一里、逾嶺西下、又過一苗堡、益轉而南、
又逾一嶺、四里、乃由嶺頭、从岐路北入塢、路小山寂、西下一里、
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為脊北第一流、乃北合洛陽橋下水、東
經威清而下烏江也、溪上舊有石橋、已圯、其東半渡水、而西半
是為九家堡、乃苗之熟者也、時午、始僱得一夫、担而行、復北上
隴、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从其東、盤山嘴而北、界山、
遠闊曠然、東望高峰在四十里外、所謂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
復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峽、三里、出峽、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其

處山塢大開、平疇中拓、東有石峰離立、即與南峽山夾而為所
從之峽者也、由村東向、抵二石峰下、其峰岬峽、南面削崖、迥裂、
而无深洞、西面有洞在峰半、門西向、急止苗子、令停担峰下、予
先探其南面、元岩可入、惟西峰下、細流汨汨、向麓下、竅中出入、
遂从其上、躋入洞、頂甚平、間有乳柱下垂、若帷帶飄搖、其內
分為三層、外層即洞門之前、曠若堂皇、中有圓石、如堆旋而成
者、四五丈之內、即隔空而下、亦平整圓拓、深五丈、大倍之、从
其上下、瞰亦頗光明、盖洞門之光、既從上倒下、其底北裂成隙、
亦透明于外、似可換入、而未及也、是為下層、下層之東、上復深

入成洞、與外層對、第為下階所隔、不能竟達、由外層南壁扳厓而上、東透入腋、列柱如門、頗覺幽暗、而玲瓏嵌空、詭態百出、披竅北下、遂達中層、則外層之北、光仍中射而入、其內千柱繡紉、萬竅靈幻、左深入、而窈窕莫窮、前臨下層、如在樓閣、亦貴筑中所僅見者、方扳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止、乃出洞、从洞前北行、升陟勝隴二里、有大溪自西而東、溯之西行、有橋十餘、輦橫跨其上、是為洛陽橋、下流甚大、自安順州北流至此、曲而東注威清、又北合陸廣、志所謂的澄河是矣、度橋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來東折處、乃从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東、已

涉堰、由橋東、已復西北逾嶺、五里抵銅鼓山、其處山塢南關、北界石峰聳立、皆有洞、或上或下、隨峰而出、西界則遙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連裂三洞、門皆東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數十家當其下、即銅鼓寨也、是洞名銅鼓洞、按志、銅鼓山在威清西四十里、以方隅道里計之、似此山、然其地去平坳僅五里、不平坳而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懸峻裂、內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聳之石、環牖外門、反覺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圓穴一規、北向高穿、扳崖登之、其中上盤空頂、下墜深窞、土人架木鋪竹為墊、儼然層閣、頂東另透明窓、窞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土人置扉穴前、

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石岩之後，有裂竅西南入，滴瀝垂其內不絕，漸轉漸隘而暗，似向无入者，乃出。時有老者候予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人曰：此洞淺，不足觀。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轉，不數十步，則峯南果有洞出崖端，門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猶環之為廡，乃以廡后躋級上，洞門懸嵌弥高，前壘石為垣，若雉堞形，內深約五丈，而无懸突之石，擴然高朗，其后窪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陽而燥，土人置廩盈其間，其左腋裂竅北下，漸下漸狹而卑，土人曰：與中洞通，想即垂瀝不絕處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時碩僕與苗

子担，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二里，逾坳，則碩僕與苗夫猶待于此，其坳當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稜々，兩旁駢峙甚逼，過隘，西下塢中窪，其西又有坳環屬，蓋南北夾起危峰，而東西又二脊如屬垣，窪中有一小水，牧者浸牛豬其中，度窪一里，又逾脊西下，一里有岐，直下西塢者，通平坦南上之道，循嶺北越嶺角者，為往平坦者，乃西北上嶺上一里，逾嶺角而北，一里，與大道值，循大道又北，度田勝，一里，逾小橋，入平坦東門，一里，折而南，乃停担肆中，是晚，覓得安莊，夫市小鄣，佐酒過午，坐肆樓作誌。

二十日、早食、从担夫出平垣南門、循西山麓南行、有石坊當道、其南叢山橫列、小溪向東峽去、路折西峽入、一里、又从峽南轉、又二里、上石子嶺、逾嶺為石子哨、三里、過水橋屯、四里、為中火舖、五里、西上塲、从塲夾行、六里、為楊家關、七里、為王家堡、八里、為石佛洞、門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處西抵大茅河、為南五里、平塲間水分南北、是為老龍過脊、又南九里、為頭舖、又十里、西入山塲、逾之、出其西、三里、過一堡、又二里、上隴、入普定北門、一岐自東北者、廣順道、一岐自西北者、大茅河諸關隘道、普定城坦峻、街衢宏濶、又一里、有橋、又一里、有層樓跨街、市

集甚盛

二十一日、出南門、西行、一里、為楊家橋、有堡為楊家堡、二里、為中火舖、三里、抵龍潭山下、入西峽、四里、有哨、南七里、為龍井舖、又七里、過啞泉、大路从東南下山、繞山南入安莊東門、小路越嶺西而南下、度小橋、抵安莊西門、安莊后依北峯、前瞰南隴、而元南門、惟東西出入、西門外多客肆、余乃入憇焉、遂入西門、過伍徐二衛舍、為言此間為安邦彥所荼毒、殘害獨慘、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臨之、蕩平甚易、而部院朱獨主撫、以致天討不行、而叛逆不戢、今正月終、猶以衆窺三汭河、以有備而退、三

汝河者、去安莊五十里、一水西北自烏撒、一水西南自老河山、中合併東北行、故云三以、東經大茅陸廣烏江、與安限為天塹者、惟此、今設總兵官駐其地、時總督已死、輿尸還越、而按君馮士普為四川人、予離貴省日、亦親臨陸廣、巡歷三以、將由安莊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將巡察要害、分布士卒、為勦除之計、非與朱為比者、不識然否、

二十二日、五鼓、大雨、達旦、余少憇、遂旅、下午、雲霽、獨南、遵大路一里、逾嶺、由岐、又東一里、入雙明洞、此處山皆迴環成窪、水皆下透穴地、將抵洞、忽塢中下裂、為成坑、濶二丈、長如之、深一丈、水从

其東底溢出、即从其下北去、溢穴之處、其上皆環勝為田、水盈而不滲、亦一奇也、西折、則北山、遂南削為崖、西山亦削崖北、屬之、崖環西北二面、如城半規、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貯水一塘、淵碧深泓、即外自裂坑中潛透而匯之者、从崖外稍西、有一石、自崖頂南跨而下、其頂與崖並起、而下闌為門、高濶一丈五、是為東門、透門而西、其內北崖愈窄、西崖之環、駕而屬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復分土山之支、掉臂而前、與東門外崖、夾坑而峙、昔有結高垣、壘石址、架閣于上、北與東門崖對、以補東向之隙、今廢矣、由東門數十步、抵西崖下、其南崖自南山北

屬于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則中闢西通、高濶皆倍于東門、是為西門、此洞外之獲明也、一門而中透已奇、二門而交映尤異、其西門之外、山復西環成窪、高若列城、水自東門外崖北淵洑間、又透石根溢、出西門之東、其殼淙淙、以西門北崖、又透穴西出、門之東西、有小石梁、跨之入北洞、水由橋下西行環窪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門之下、東映重門、北環墜壑、南依南山、石壁氤氳、結為龕牖、置大士像焉、由其後、透穴南入、石竅玲瓏、小而不擴、深可十丈而止、此門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與南壁夾而為門、屏后則北山、中空盤壑、極其宏大、屏之左右、

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屏下水環石壑、盤旋如帶、此門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為門、北界為洞、門南臨、此屏中若樹塞、遂東西分二門、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則循屏東而架為東橋、而東門臨之、又溢穴出西門下、循屏西而架為西橋、而西門臨之、此又洞內之獲明也、先從西門度橋入洞、頂高十丈、四旁平覆如幄、而當門獨旋頂、一規圓盤而起、儼若寶蓋、中穹、其下有石臺、中高而承之、上有兩圓窪、大如銅鼓、以石擊之、分清獨聳、土人詫為一鐘一鼓云、洞西北盤亘、亦垂多柱、裂隙、俱迴環不深、東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門、而掩映彌深、水

流其前、深洄作態、崆峒清冷、各極其趣、遂逾東橋、仍出西門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躋崖根、復有洞東向、高濶三丈、深十丈、洞后北轉、遂上穹而黑、不甚深、洞中乾朗、有僧栖之、而中置金仙像、乃扣僧索筆携炬、同下窮西門大士后小穴、并錄壁間詩、返寓、
二十三日、雇担夫、遵大道南行、一里、从隴頭東望、雙明西崖、其下猶透明而東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从大道下、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后注于大溪、蓋是中窪壑、皆四面山環、水必透穴也、南逾阜、四升降、四里有崩堡在南山巔、頭路从北嶺

折而西下、二里有草坊當路、左有茅舖一家、又西下、升陟隴壑、七里得聚落一塢、曰白水舖、已為中大舖矣、西二里、聞水殺轟轟、从隴隙北望、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搗入重淵、但見其上、橫白濶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蓋為對崖所隔也、復逾阜、遂臨其下流、隨之湯、西去、還望東北懸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擔夫曰、是為白水河、前有懸墜處、比此深、恨不一當其境、心猶歎、隨流一里、有巨石橋架水上、為白虹橋、南北橫跨、下闢三門、水流甚濶、每二丈、輒从溪底、翻崖噴雪、滿溪如白露、群飛、白水之名不誣矣、度橋二里、忽隴箐虧蔽、復聞聲如雷、余

意又奇境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如蓮葉下覆、中刻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蛟綃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及湧、如烟霧騰空、勢甚宏厲、所謂珠簾鈞不捲、足練掛遙峯、俱不足以擬其壯也、担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憇也、瞻其亭、猶在對崖之上、从其側西下、度峽南上一里、躋西崖之巔、其亭乃覆茅所為、蓋昔望水亭舊址、今以按君道經、恐其停眺、故編茅為之耳、其處正面揖飛流、奔騰噴薄之狀、令人可望而不即也、停憇久之、從亭西轉、澗乃環山轉峽南去、路乃循崖拾級西南下、又升隴、陔壑四里、

西上入塢、有聚落一區、在東山下、曰雞公背、土人指其東南峯、有洞北向、外門如豎、而內可容衆、有雞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西向、東透前山、而此塢在其后、故曰背、余聞之、乃賈勇先登、冀一入其內、比登、祇有一道西上、从之、迤邐扳躋、竟无旁岐、已一里、登巔頭矣、是為雞公嶺、坳中有佛宇、問洞、何僧指在南山下、已越之而上矣、担夫亦至、遂逾嶺西下、一里、抵壑中、有堡在南隴、曰太華哨、又上逾嶺、西一里、乃迤邐西下、甚深、始望見西界遙峰、自北而南、屏立如障、與此東界為夾、互相頡頏、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一里、从橋西度、是為關嶺橋、

越橋、即西向拾級上、其上甚大、二里有觀音閣當道左、閣下硯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平、溢而東下、是為馬跑泉、乃關索公遺迹也、閣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為啞泉、人不得而嘗焉、余勺馬跑、甘冽次于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步、何良楛之異如此、由閣南越一亭、西二里、陟崩脊、是為關索崩、索為關公子、隨蜀丞相諸葛南征、開關至北、有廟、肇自國初、而太子王靖遠、至今祀典不廢、越崩西下、有大堡、在平塢中、曰關崩舖、乃關崩守禦所、在也、計其地猶在山頂、雖下、未及三之一也、過午、夫辭去、憩肆中、

二十四日、早起、以乏夫為慮、尚馬餘其一、遂倩之、議至交水、以篋囊裝馬上、令之先行、余飯而后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崩、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與東界復頡頏成夾、中亦有小水南去、从崩西下、抵夾塢中、有聚落依其麓、是為北斗舖、由舖西截塢橫度、乃西向拾級上、迤邐峰頭五里、逾塢、東眺關嶺、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為安莊哨、又西上峰峽中、三里、崖木漸合、曰安籠舖、由舖西而南上、一里、逾崩、有塢中窪、又西一里、則重峰夾坑、下墜北去、盤崩側、西度坑坳、三里、復拾級上、二里、有菴跨道、為象鼻崩、由其西度脊、

甚狹、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濶五六丈、如度堵、又宛轉北
躋、又過一脊、共三里、陟巔頭、則此界最高處也、東瞰關嶺、西俯
盤江以西、兩界山俱若列屏于下、如川字、入行而擁之者、嶺西
又盤塢為坪、結城其間、是為查城、乃昂站也、望之西北下、二里、
而稅駕逆旅趙店、返憇肆中、
二十五日、自昂站西行、一里、有崖在路右、上下有洞、門俱東
向、而上洞尤空濶、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澗、从之南、山迴
空盡、脊當其前、路乃上躋、水自其下入穴、盤折二里、踰坳脊、為
梅子關、越關而西、路左有峽、復墜坑而下、東西徑二里、而西復

迴環連脊、路循其上、西復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盤塢中西南轉、
二里、復西北上、為黃土坦、蓋昂站之嶺、至此中降、又與西嶺對
峙成峽、有土山中突而連屬之、其北南墜峽下、中踞若坦云然、
其云黃土坦者、以此有一二家依西山而當其坳、設巡司以稽
察焉、又上逾嶺脊、五里、為白雲寺、遂西南下、四里、途中扛担絡
繹、車騎相望、則臨安道母忠、以欽取入京也、司道無欽取之列、
其牌如此、當必有說、按母川入本鄉、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
耶、然聞阿迷之楷、擬未復、而輿扛之紘、紘寔繁、其才與操、似俱
可議也、又至塢底、西北一里、為新舖、由舖西踰嶺頭、直下三里、

過白雲基、前奉真武、後奉西方聖人、中頗整潔、時未午、駝騎
方放牧在後、予乃入後殿、就淨几、以所携紙黑、記連日路紀、蓋
以店肆雜沓、不若此之淨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時、以茶
蔬米粥供、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飲、瀕去、
象輒跪后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既而駝騎亦過、余方草
記甚酣、不暇同往、久之、雷穀殷々、天色以雲幕而暗、辭檀波、以
微禮酬之、辭不受、初余以去盤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所期舊
城、尚在盤江上五里、急為前趨、乃直西下三里、有枯澗、自東而
西、新構小石梁跨之、曰利濟橋、度橋、越澗南、又西二里、則盤江

沸然、自北而南注、其峽不濶而深、其流渾濁如黃河、而其急、萬
山之中、衆流皆清、此獨濁、不知何故、循江東岸南行、二里、抵盤
江橋、以鐵索東西屬二厓上為經、以木板橫鋪之為緯、東西
二厓相距十四丈、高三十丈、水奔騰于下、其深又不可測、初以
舟渡、多漂溺之患、壘石為橋、亦多不能測、成、崇禎四年、今布政
朱、名家民、時為廉憲、命安普遊擊李芳先、四川以大鐵練維二
厓、練數十條、鋪板二重、其厚八寸、濶八尺、望之飄渺、然踐之則
屹然不動、橋二旁、又高維鉄練為欄、又以細練經緯為紋、二厓
之端、有石獅二座、高四尺、欄練俱自獅口出、東西又有坊、東者

題曰天整雲航、督部朱公所標也、西者題曰四字缺文傅宗龍
時為監軍御史所標也、傳又豎穹碑、題曰小葛橋、謂諸葛武侯
以鉄為欄滄橋、數千百載、乃復有此、故云、予按渡瀾滄、為他人
乃漢武故事、而瀾滄亦无鉄橋、鉄橋故址在麗江、非諸葛所成
者、橋兩端、碑刻祠宇甚盛、時雨至、不及觀、度橋西、已入新城門
內矣、左轉瞰橋為大願寺、西北循崖上、則新城所環也、聞舊城
在巔頭五里、急冒雨竭蹶、躋級而登、一里出北門、又北三里、折
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漸霽、西踰坳、循右峰北一里、則舊城
懸巔後、崗頭矣、入東門內、有總府鎮焉、其署早晚發號嘯、以聲

亦不揚、金鼓之聲、元有也、青厓總兵姓高、三盆總兵姓班、此間
是夜宿張公齋、軍入也、

二十六日、駝騎前發、余飯出舊城西門、始俱西南行、从巔塢升
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隴下、為保定舖、从其側西上巔、甚巔峻、
三里、忽有水自巔峽下、循峽而上、峽中始多田塍、蓋就水而成
者、時已揀又上二里、為凉水營、由營西、又從山塢逶迤而上、漸
上漸大、二里、遇駝馬方牧、予先發、將逾坳、坐坳下、石間少憇、望
所謂海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負罌汲水、由余
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崖、廻削有異、而未見有岐、至是急从

之抵崖下、則穹然巨洞、門北向、其內陷空而下、甚宏、其人入汲于石隙間、隨處而是、皆自洞頂淙、散空下墜、土人少鑿坯承承之水、從洞左懸頂下者最盛、下有石臺承之、臺之側、鑿金以貯汲者、洞、從右下者最深、內可容二百人、而光明不闕、然俱无旁隙別竅、若堵牆而成者也、出洞、由舊路出大道、登坳即海馬嶂、有真武閣跨坳間、予入憇閣中、取筆墨紀遊、則駝馬前去久之、乃行、其內即為海馬舖、去城十五里矣、其處北二日半程為小米馬場、有堡城、下盤臨江、隔江即水西地、南二日程為馬乘場、河水漲難渡、即出船之所也、又西循南嶺而行、見其塢皆

北向墜、然多中窪而外橫亘者、連西又稍上二平脊、一里、則北度而轟者、其峰高、是為廣山、其上李芳先新結浮屠、為丈曲星、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巔也、三里、為茶菴、北有山、歆突可畏、作負嶠之勢者、舊名歪山、今名威山、余望之有異、而急于趨城、遂遵大路、又西二里、復逾一阜、又四里、稅駕于安南城之東、閤外陳貢士家、二十七日、駝馬已發、余飯間知城東五里由茶菴北有威山、間有洞、從東透西、有水洞、中積水甚深、其前正瞰衛城、遙指其處、雖有山巔、然甚近也、同領僕循昨前道、五里、東抵茶菴、由岐

北向入山、抵山左腋、則威山之脉、自北突而南、聳而北伏、南削而北垂、東西皆巨崖斜騫南上、以南麓復起一小峰、亦如之、入東峽、三里、抵山后、則與東峰過脊處也、由脊北下、深而路蕪、西折、循山北峰之半西行、路蕪而磴在、循之行、則北塢霾霧、從塢中起、瀰漫北峯、咫尺不可見、而威山之北、惟行處猶朗、而巔漸為所籠、西一里、磴乃南上、拾級而登者四里、則峰之北全、面為霧籠矣、轉東上、則東崖斜騫之上也、石脊甚狹、由東北上西南、如板龍尾而升、見東南峰外、澄霄麗日、遙山如翫、余所行之西北、則瀰淪如海、峰上峰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為界者、余夙

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而每為峰掩、至是適登北嶺、又為霧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窺測如此、板脊二里、有洞在頂崖之下、其門東向、上如合掌、稍窪而下、底寬四丈、中有佛龕僧榻、兩旁頗有氤氳之龕、其後直透而西、門乃漸狹而低、亦如合掌、其門、西徑山腹而出、七丈、前后通望、而下不見者、以其高也、出后門、上下俱削崖疊石、路緣崖西南去、十丈、復有洞西向、門高不及丈、底甚平、深二丈、濶如之、而洞后石縷續、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虛堂、已圯、其前直瞰衛城、若乘趾可及、偶霧氣一吞、忽漫無所覩、不意海市蜃樓、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

由洞左旁竅東向入其門漸而黑、板石闕上、其中坎礪嵌、窪
竇不一、皆貯水滿中而不外溢、洞頂滴瀝下注水池、如襍珮繁
絃、鏗鏘遠近、洞內漸轉東北、勢如宏深淵墜、既水高下、無可着
足、而无火炬遙燭、惟从黑暗中而聽其遙响而已、予所見水洞
頗多、而獨此高懸衆峰之頂、又瀦而不流、无一滴外洩、向所望
以為獨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
入明洞后門、抵前洞、从僧榻之左、有旁龕可登、扳而上之、則有
隙有透、若窓而岐為二、其後又有洞門西向、在崖路之上、門頗
廠、第透隙處、雙楞逼仄、祇可外窺、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予入

前洞、見崖間有鑿三明洞三字者、從洞中直眺、但見前后、而不
知旁觀更有此異也、下洞、由舊路出茶菴、適按君馬以專巡至、
以來直指巡方、不踰關嶺盤江、馮以特命又任、故歷關外至此
耳、時旌旗穿關踰坳、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隨其后、抵安南、不免
徒騎雜沓、五里、久乃得至、乃飲于陳氏肆中、遂入東門、西抵衛
前、轉南出南門、南行崩峽中、共平上三里、又有脊自西北度東
南、度處東平為勝、西忽墜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出路從
之、西循北崖下墜、即所謂烏鳴關也、關在安南衛土人為老鴉關、西
下一里、有茶菴跨路隅、飛泉映夾洒道間、即唧、細流、至此而

奔騰矣、菴下崖環峽仄、極傾陷之勢、曲折一里、泉益溢、道有穹
碑、題曰甘泉勝跡、其旁有亭、已廢、而遺址豐碑尚在、又拾級西
南下一里、抵峽口、循西崖之口、轉西北、則石崖排空、峽岬上壓、
南則墜壑下盤、丘垤縱橫、皆犁牛為田、雖升降已多、然猶平行
山半也、又西二里、有泉自北崖裂中、宛轉下注、路徑其前、為架
橋橫度、泉落于橋內、復從橋下、不瀉峽去、坐橋下仰觀之、崖隙欹
曲、泉如從雲葉間墮出、或隱或現、又瀑布一變格也、循崖又西、
迤邐平上、兩過度南之脊、折而西北、五里、為烏鳴鋪、復西北下
峽中、一里、有小水、一自東峽來、一自北峽來、各有石梁跨之、合

于路左而東南去、度二石橋、又西南上嶺、從嶺頭過一哨、有數
家夾道、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行、其南復平墜成壑、下盤錯
為田、其南與遙山與北界環列者、聳如展屏、而北角獨尖豎而
起、環北壑而東度、土脊一枝、遙屬于北界大山、所過嶺頭夾哨
處、正其北屬之脊也、余先日從海馬嶂西、即遙從嶺隙、見西峰
繚繞、而此峰獨方頂、迥出如屏、問騎夫、江西坡即此峰否、對曰、
在南、余望其坳入處、反在此、心感之、至是而知其即東向分支
也、路雖對之行、而西坡寔在其北、循北嶺升曲、降折皆峰北行、
二里、又西南二里、直墜坡而下者二里、緣嶺西轉者三里、是為

納溪鋪、蓋在北崖南墜之下、雖所下已多、而然猶土山之脊也、由鋪西望、則東西山又分兩界、有水經其中、第此俱兩界、俱支隴、盤錯、不若關嶺之截然屏夾也、復西南下一里、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西、懸細若馬尾、从其北路亦墜峽下、二里、而抵塢中、巨橋三門、跨西隴間、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其西二門、皆下平為田、豈水涸時耶、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越于、趨橋之南、墜峽而下、經橋下、北注而出于盤江上流、豈納溪之名以此耶、復西北上嶺、是為江西坡、以嶺之溪在西也、路從嶺中、透壁盤旋而北、一里、出來、又拾級上、得茅菴在坡之半、北上、拾級二里、抵嶺

頭、其北有峰夾塢尚高、東望納溪鋪之綴東崖者、高下正與此等、于是又西向平陟嶺中、一里、挾南峯轉而西、一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又東北下轉、則一深壑甚逼、自西南墜東北、若劃山為二者、度小石梁而西逾嶺、共四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是為有嘉城、

二十八日、出西坡城之西北門、西陟嶺、盤折而上、三里、始升嶺頭、其北嶺高嶺、頭、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從耳霧籠其首、以為抵其下矣、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中墜成峽、分向而去、其度脊闊二丈、長亘三丈、為東西聯屬

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側出東西徑十里南北二乘亦不過三十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雲籠高峰二里盤峰之南是為倪納舖數家后依高峰南臨遙谷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峰問之土人曰是為兔場營其南為馬場營又南為新安二所新為新城所安為安籠所即與廣西安籠土司為界者由舖西二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復起一支繞于舖前即東西流水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墜峽南塢其逼又北循崇山而西二里脊自南崩橫亘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樓峙脊間是為堡家樓已為獐獍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至此北度東起而為高峰即哨守之處

倪納后之霧籠者西亘而成石崖即與來脊排闥為夾塢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夾塢之上是為三條嶺西四里石崖垂盡有洞高穹崖半其門南向橫拓頂甚平又有一斜裂于西者門南向而門之中有柱懸焉其前塢中水繞入西南峽路稍降復西上巔坳共二里為芭蕉關數家依北山南突之塢水繞尖峯之南復北環關西而出過關則墜峽而下復與水遇是為普安東境之要害然止舖舍夾路由其西降峽循水路北重崖突層多赭黑之色聞有所謂吊崖觀音者从崖物色之三里有洞在崖間門南向而无路乃扳陟而登則洞門圓二尺平透北十丈

漸黑似无迹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則滿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扳崖下西有路復北上崖中其下門多牛馬憇之所污穢盈前其上有乖柱空其端而置小石大士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復下循大路隨溪又西一里漸循坡踞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峯下其前陷溪縱橫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南循嶺上一里出嶺頭是為蘭家坡西南聘望環山屏列甚遙其中則峰巒簇簇盤伏深壑間皆若兒孫匍匐成行无與為抗從此乃西北下二里又升降隴脊西行者三里菴有綴峰頭曰羅漢松以樹名也前又西南開峽从峽中直下者三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有

城當坳間是為板鋪橋城當峽口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以為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門

二十九日出板橋城之西北門北折入大路乃拾級下有小水自右峽下注逾其左从之行一里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謂三板橋也今已易之石而鋪猶仍其名耳橋上下水皆濶獨橋下石峽中束流急傾湧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流經軟橋又西南轉重谷間至此北搗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橋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來路

入西北峽去、于是升降隴坳、屢越崗阿、四里直西、山復曠然平
伏、獨西南一石峰聳立、路乃不從西下、反折南仰躋、三里、盤石
峯東南、有石奮起路右、首銳而灣突、肩齊而並聳、是曰鸚哥嘴、
又西轉而下者一里、有舖肆夾路、曰革納舖、又從峽行、綠坡升
降、二里、有哨舍夾路、曰軟橋哨、由哨西復墜峽下、遙見有巨溪、
從西峽中、懸迅東注、下峽、即與溪遇、其溪轉向南峽去、路從溪
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其上、即軟橋也、
度橋而南、從溪而南、西向綠南崖而上、其躋甚大、平眺溪北、山
俱純石、而綠樹綠錯成丈、其中有一瀑飛墜、自峰頂直掛峽底、

緣南崖西上、愈上愈大、而北眺翠紋玉瀑、步、回首不能去、三
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嶺頭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過真武廟、
由其西南向行、下塢中、越小嶺而下、有峽自東南達西北、又西
界山排闥而成者、其中頗平遠、有聚落當其間、由舊普安、按君
飯于舖館、予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東北界山、逶迤繚繞、不
甚大、西南界山、踳躑離立、復露森羅、峽縱雖遠、然而頂似俱連
脊、中平而無洩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峰中起、夙突塢中、神
宇界其下、曰夔山觀、按君自后來、復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則西脊廻環于前、
遂塢窮谷盡、塢底有塘一方、滙環坡之麓、四旁石峰森々、繞塘

亦多石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于是从塘南上廻峽、二里、登其脊、宛折而行、崩頭、崩左右水、俱入瀉深谷、北出者、从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南流者、从黃草埧而下盤江下流、又西从崩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宕、大者盤壑為田、小者墜穴為阱、共五里、為水塘鋪、乃飯于廟、過鋪、西下崩、逶迤山半、二里、過高笠鋪、南向行隴間、踰一平嶺西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溪峽來、石橋南跨、度其南、北門街夾峙崗上、踰崗南下、成市、有街西去、為雲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石橋又南跨之、橋南即為普安城、西半依山脊、東半下臨東溪、南北二門、當西脊之東麓

而東門則瀕溪為、東門外石橋、則三溪合于此、北徑東門而西環成塢、又南去而注于水洞者、北門外石橋、第一橋、即雲南坡之水、繞城西北隅而為塹、東下而與北溪合于城東、第二橋、即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橋、即小溪自北來者、一統志所云沙莊之水也、三溪交會于城之東北、合而南去、是為三一溪、經城南橋而入于水洞、其城自天啟初、為水西叛逆、諸蠻應之、攻圍一年而破、后雲南臨安、土官、沙姓者、奉調統兵來復、至今瘡痍未復、然是城文運、為貴統之首、今有王宮詹、名祚、非他衛可比、州設流官、知州黃姓、並治焉、

五月初一日、予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寓、乃南抵晉安北門、外東向循城行、復從溪南轉、過東門、又循而抵南門、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從西崖向南谷、路從東坡上南嶺、西眺水抵南谷、崖環壑絕、遂注洞南入、二里、南上嶺、從嶺上行、又四里、逾嶺、折而西、其兩旁山脈、多下墜之穴、西南二里、路右一峽下、有岩西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東門有側竇如結龕、門內窪下而中平、元甚奇幻、遂復上、南一里、踰嶺脊、西南漸下、行坡峽間、一里、過石亭壘址、其南路分二岐、由東南者、為新安二所黃草壘之徑、由西南者、則向丹霞而南通樂民所道也、遂從西南下、從

嶺峽中平下者二里、東顧峽坑墜處、有水透崖南出、予疑為水洞所洩之水、而其勢頗小、上流似不雄壯、從其西、遂西南墜坑而下、一里、抵壑中、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橋、下水、則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水、下流至是而復透山腹也、水從梁東、又合南峽一溪、東向而去、東北合軟橋下流、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其南峽之溪、則自大水塘南山嵐洞來、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越南板橋一里、溯南來溪入南峽、折而西行、峽中一里、有埧橫截溪上、其流湧埧下注、濶七丈、深一二丈、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第彼出天然、此人工也、

填北崖有石、飛架路旁、若鷓首掉虛、而其石分竅連枝、玲瓏上透、嵌空湊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緣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三里、山迴水轉、其水又自北向而來者、其先東西之峽甚東、至是峽之成南北者漸寬、又循溪西崖南向行、南逾一突嘴、則其南峽開而盤成塢、南望、有石梁橫跨溪上、一里、度石梁而東、南上坡、與南來之溪別、過一村、轉南下、逾小溪而上、過趙官屯、由屯村北畔、東入塢、上嶺、一里、轉入峽、有水飛墜山腰、循山麓、又一里、隨峽東入、峽中有水、自東峽出、即飛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峽而南、石碑剝落、乃丹霞山建橋記文也、由橋南、

西向盤嶺、為大水塘之道、由橋東南、溯水而入、其下峽中、箐樹叢密、水伏流于下、惟見深綠一道、迤邐谷底、東一里、內塢又開、中環為田、水流其中、路循山南折、二里、入竹樹中、有一家、依山隈結廬、下瞰壑中平疇而西、以為非登山道也、忽一入出、呼予由其前、折而東、且導余東南登嶺、乃下耕塢中去、及予躋半里、西入樵徑、入自塢中呼、稍東、遂得正道、其處四面迴合、東北皆石山、峽岨、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松元挺拔之勢、而偃仆盤曲、雖小亦然、遂藉松陰、以手掬所携飯、搏而食、覺食淡之味更長也、既而循坡南上者一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南踰塢

脊中者一里、坳兩旁石峰東西湧起、而坳中則下陷成井、灌木
叢翳其中、杳不可窺、已循東峰之南、又轉而東南盤嶺、其二旁
石峰、又南北湧起、而峽中又下陷成井、又轉東北、成二峽、一由
北逾峽、一由東上峰、余不知所从、乃從東向而上、其二旁石峰、又
南北湧起、三里、陟其間、南轉一里、南向躋其坳、別二旁石峰、又
東西湧起、越脊南、始見西南一峰特聳、形如天柱、有殿宇冠其
上、乃西南下窪中、一里、又南上崗脊、廻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
規、門南向、西有石峯如展旗、其東崗之上、又起亂峰如湧、影而
南崗則環脊而西、遂轟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廻窪下陷、底平

如鏡、已展土為田、第无滴水、不堪種蒔、由崗西向、躋級登峯、級
緣峰西石崖、其上甚大、已而崖間懸樹密蔭、无復西日之燠、直
躋二里、及山門、西北向、而四週籠罩山頂、時僧方種豆隴、阨
間、門閉无入、久之、一徒自下至、號啟門入、余以香積供、既而
其師影修至、遂憇于閣中、

初二日、甚晴霽、予時徙倚四面、凭窓遠眺、與影修相指點、是日、
余草紀閣中、影修屢設茶、候供以雞、蔓菜、薑、棗、花、黃、連、頭、皆山
蔬、之有風味也、

初三日、飯后、辨影修、影修送予以茶醬、下山十里、抵普安、演武

塲由其西、橫嶺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來、有崖當其南、知洞在是矣、乃下、則洞門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曰題雲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門外為二路、由東下水、由西入、洞之中、則擴然无間、水循洞西、路循洞東、分道同趨、南十丈、漸昏黑、折而東、水由東洞北、路循洞南、其東遂穹然大關、遙望其內、光影陸離、波响騰沸、而行處猶闇、也、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其外入之門為一層、則明而較低、其內關之奧為一層、則明而弥大、當內外轉接處為一層、則暗而中坳、稍束如門、高穹如橋、聳豁不如內層、低垂不如外層、而獨界其中、內

外迴眺、雙明穹然、从暗中仰矚其頂、又有一圓穴上透、其上亦光明開闢、若樓閣中函、而無从騰空而上也、東行暗中六丈而出、則堂戶宏崇、若阿房未央、四圍既拓、而大發、歎其水从東南隅、下搗奧穴而去、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內突水之石、如踞獅汎鳧、附壁之崖、俱作飛旂轟柱、蓋內奧之西隅、西南為折入之橋門、西北為上透之明穴、東南為入水之深竅、而獨東北迴環、廻邃深處、亦有穴高懸、前有管窟、下墜黑暗、莫窺其底、其上有側石環之、若井欄然、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間

者六寸、而鱗甲宛然、或巨或細、是為懸龍脊、儼有神物浮動之勢、其下西臨流側、石畦每、是為十八龍田、由窟右循崖而東、有一石痕、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細紋薄影、是為蛇退皮、果若遺蛻粘附之形、其西板隙而上、則明窓所懸也、其窓高二十大、大壁峭立、而多側痕錯鏗、緣之上躋、其門擴然、北向而出、縱橫各三丈、外臨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東、但上下懸絕、門內正對矗立之柱、之西南、橋門中透之上層也、既躋明窓、旋下觀懸龍蛇、由岩橋下出、飯于洞門石上、石乃所鐫詩碑、取紙筆錄之、入內洞、欲登岩橋上層、而崖壁懸峭、三上三却、又后、

又登明窓東南、援矗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視岩橋之背、又下出洞、解衣浴洞口溪石間、半載夙垢、以勝流浣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聞崖上歌笑聲、迴矚之、乃明窓外東崖懸絕處、似人影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聞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无有、以明窓外東眺層崖危聳、心異之、不見有板緣之迹、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徑、隱現伏草中、又似上躋明窓者、以為此中、乃斷崖絕磴耳、不意穀聞發悶、迴杖上躋、始向明窓之下、轉東、拾級數層、又躋危崖之根、裂竅成門、北向、內高三丈、深亦然、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楞、僧以石室為室、右有峭

峽後坼上頗氤氳盤結大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栖其
間、遊人携樽壘就酌于此、非其聲、余將茫、返城、不知水洞之
外、又有此洞矣、酌者僕从甚都、想必王翰林子弟、遠眺而過之、
下山、循溪溯流、一里、得大道、乃南門橋、从南門入、踰山坡北行、
城中荒敞、草舍離々、不復成行、東州、為署、門扉无一完者、皆安
酋叛時、城破鞠為丘莽、至今未復也、出北門、還抵逆旅、覓夫不
得、卧、

初四日、覓夫不得、飯于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樓層閣、而寂
无人為、乃構而未就者、返卧

初五日、又不得夫、微雨、既止、雲油四布、是日為端午、市多鬻蒲
黃艾者、余几坐逆旅、囊中錢盡、不能沽濁醪解愁、想昔年雄山
之樂、已分霄壤、

初六日、夜雨達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賈而
儒、索觀余諸公手卷、為余遍覓夫、竟無至者、

初七日、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免悶、是日、金重
夫甫言、將往荆州、余為作書寄式圍叔、下午、彼以酒資奉、雖甚
鮮、而意自可歎、

初八日、夫至、而惡主代為措價、即符也、錢為所竊去、下午、得騎、

重價定之、无可奈何也。

初九日、平明、以行李付騎、別金重甫、乃行、从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循西峽入、過稅司前、轉西南、背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屢、从山巔懸注、一里、西南登坡、是為雲南坡、一里、稍夷、二里、甚大、過一脊、西上坳、三里、為馬鞍嶺、越而西、循嶺西南行、于是升降在嶺頭、盤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塢中、為坳子哨、又南越一坳、雨至、仍前升降大峰之西、十五里、至海子鋪、山塢大開、中有水塘、即所謂海子也、有城在其南、是為中大舖、廿二哨、俱于此并取哨錢、過者苦焉、先是各哨分取哨目、今并取于此

止鞍索駝馬担夫、見予輩、不甚阻撓、乃入城飯于市、復出南門、南向登山、五里、遇駝馬、方牧于山坡、雨大至、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東大山而南、二旁多皆井墜坑、不辨水从何出、二里、為大河鋪、有水自鋪來、平瀉坡下、漫流峽中、路從之而南、天霽、忽雲破峰露、見西南有黑山甚高、雲氣籠罩、時露一班、直上與天齊、趨五里、大河之水、漸墜深壑、从西北坵峽去、踏東南緣嶺、迤東、峽東下、山環塢合間、中窪為塘、水滿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處、東透塢下、塢間復窪而成塘、與前雖有高下、而潞水莫洩同之、又東緣南峰而轉、越其東、則東塢大開、深盤遠錯、千塢環壑

于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嵐洞西南予謂壑底水即北透山嵐者徵之土人云西峰下有入水洞水墜穴去不知所出从西峰稍下共五里是為何即舖越舖南又上嶺仍依東嶺行迥望雲籠高峰已在西北時出時沒興雲釀雨皆其所為雖山中雨候不齊而衆山若惟瞻其馬首者循東嶺南下峽中有溪自南而來溯之行其東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漲流深湧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東山之上大呼者戒莫渡招余東上嶺行余从之遂从莽棘東上東嶺已得微道隨之南二里得北來大道果从東嶺上降者蓋涉溪者乃西道从嶺東乃東道

水涸則从西水漲則从東也西流之中有一線深坑涸時橫板以渡茲漲沒无影非其人遙呼幾不免馮河之險矣从東嶺下一里則大溪西瀕溪道中水漫數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从梁下抵西山之麓轉北蓋其源發于西南火燒舖西分水嶺北流經此又北抵何即黑山之南不知所洩土人亦不知也石梁西麓有穴畝駢縱橫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訛為亦竇孔乃土音之溷也梁南一里即為亦字孔驛有城依西山下水繞其東焉比至雷雨作宿西門內周舖



雲南遊日記十雲南 缺
番禹蔡乃煌捐

西南遊日記十雲南 缺

番禹蔡乃煌捐

乙酉七月予宗友李揚之遊難于舅氏徐虞卿處、碩余于館見霞客遊記、携一冊去、二日、處鄉為盜所殺、火其宮、其記并付龍、亦叔教也、原稿又搶散、此集亦失而僅得、危矣哉、幸矣哉、全集惟義興庠友曹駿甫處有之、駿甫亦好遊、慕霞客之高、交聞詣弔、已塋、拜墓而去、后又來、欲求遺書較錄、為刊刻計、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返趙、云已勝錄、今其集必全、况此冊正入滇之始、奇遇勝遊、多在其中、訪而得之、亦甚易也、詩稿一冊、仲昭付梓、入陳仲隣、仲隣遇難、稿亦失矣、然其詩另

雲南 缺

